

進擊的碉堡：德國高射砲台巡禮，創傷歷史中的空間記憶再塑

陳 萱

「當代社會有權以和平且建設性的方式重新利用遺產，即使這遺產充滿了痛苦，但它可以為未來開啟一扇真實的門。」（Hernández, 2015）

碉堡粗獷且雄壯威武，水泥自身充滿了曖昧性，過去的故事深藏在厚重的牆裡。我是鍾愛碉堡，喚起深處的中二病，彷彿是末日將近，還是思索人類在歷史的洪流中能留下些什麼。它矛盾，是防禦的堡壘，卻也是人類脆弱的展現。

德國高射砲台歷史與戰後重生

德國的高射砲台，又稱防空塔（英文：Flak Tower / 德文：Flakturm）是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為防禦盟軍空襲而建的巨型設施。擁有厚重的鋼筋混凝土以及數層樓高的結構，往往用於防空，亦作為軍事指揮中心、彈藥庫和避難所使用。最初的高射砲台於 1940 年在柏林建成，隨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和德國漢堡等地也相繼設立。納粹時期一共蓋了八座，目前尚存有六座。由於結構堅固，爆破困難，且大都蓋在市中心，將它們拆除的成本太高，大部分的高射砲台在戰後未被拆除，並被轉化各種用途。

高射砲臺廣義來說都是碉堡的一種，專指納粹德國在二戰時期所蓋的防空塔，但有些特點讓它們稱為高射砲台。例如，會成對設置，且功能主要分為兩種，分別是：

- 主砲臺 G（德語：Gefechtsturm）又稱「戰鬥塔」
- 主砲臺 L（德語：Leitturm）全稱「引導塔」又稱指揮塔

1940 年 9 月，根據希特勒的命令，開始規劃防空塔，這些防空塔裝備有重型防空炮，旨在保護柏林市中心免受轟炸襲擊。在 1940 年秋季至 1942 年春季之間，柏林建成了三對防空塔，這些防空塔以大約 70 公尺乘 70 公尺的邊長和約 40 公尺的高度，從周圍環境中顯得格外龐大。在厚達數米的鋼筋混凝土天花板下，成千上萬的民眾在轟炸中找到了避難所。有些防空塔被設計成完全自給自足的單位，擁有獨立的電力和水供應系統，並設有醫院。由於建築內部的輕微超壓，亦能抵禦毒氣攻擊。

位於漢堡的 Hamburger Flaktürme(在德文裡 Flaktürme 為 Flakturm 的複數) Flakturm IV 於 1942 年 10 月完工。主砲臺 G 目前仍保留，而主砲臺 L 在戰後已被拆除，又稱威廉斯堡防空砲塔 (Flakturm VI，第二代)：1942 年 10 月完工，至今已拆除。

如漢堡的高射砲台，每座戰鬥塔 (G 塔) 都配有一座至少相距 100 米的指揮塔 (L 塔)，是為了避免高射炮開火時的震動和濃煙影響目標測定的準確性。L 塔的設計比通常會比 G 塔更狹窄，並配備了各種測量和雷達設備，如「Würzburg-Riese」雷達。防空塔在全國 (包括柏林、漢堡和維也納) 按建造開始的日期進行編號，漢堡的砲台因此擁有羅馬數字 IV 和 VI 的編號。

而高射砲臺的種類主要有三種，如圖一：



圖一：圖片來源擷取自 youtube 影片 <https://reurl.cc/E6YAKk>。

本篇將以納粹德國建立的高射砲台為個案分析創傷歷史中的空間記憶重塑，然而，在理解稍早標題中的碉堡「重生」過程之前，必須先理解高射砲台作為二戰期間的軍事設施，是具象化的創傷記憶，尤其在德國，這些建築物象徵沉重的納粹過往。

我於 2022 年有幸走訪了兩座著名的高射砲台：柏林的 Humboldthain 高射砲台和漢堡

的 Feldstraße Bunker (Flakturm IV)，本篇將探討這些創傷結構如何從過去的象徵轉化為現代的文化與記憶實踐空間。

柏林 Humboldthain：從戰時碉堡到現代公園

Humboldthain Flak Tower (Flakturm Humboldthain) (圖二) 位於柏林西北邊，Humboldthain 的名字源於自然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洪堡。於十九世紀建造，然後和碉堡有關的記載，便到二戰期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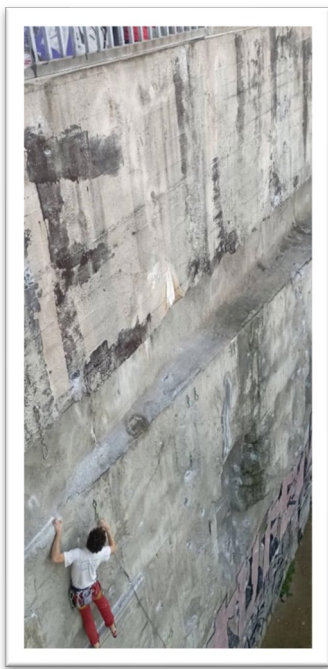
戰後，高射砲台部分成功爆破，當時北側部分保留，因為附近的鐵路線不能因爆破而受損，部分炸毀並填土，命名為 Humboldthöhe，為柏林的人工山丘之一 (德文：Schuttberg / Müllberg/ Trümmerberg)。此種人瓦礫山都是人



圖二：Humboldthain Flak Tower。

工的，是二戰後在德國主要城市中用被轟炸襲擊摧毀的城市瓦礫蓋的，德國幾乎每個主要城市都至少有一座這樣的瓦礫山。到 1950 年，Humboldthain 已堆積了大約 140 萬立方米的瓦礫，形成了兩座瓦礫山，使得防空塔遺址大部分被掩埋。如今早已以 Volkspark Humboldthain 知名，Volkspark 在德文裡的意思是「人民公園」，就是歡迎大眾的綠地，現在冬季作為滑雪場使用。

以下翻譯自柏林觀光局官方網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洪堡山（Humboldthain）因設置了碉堡和高射炮，成為空襲的主要目標。戰後，由於大面積的毀壞和炸彈坑幾乎摧毀了原來的樣貌，柏林人將這種情況轉化為公園的優勢。碉堡被填平，逐漸被植被覆蓋。瓦礫被堆積起來，形成了現在被稱為洪堡山丘（Humboldthöhe）的雪橇滑道，這座山如今



圖三：碉堡內供攀岩的高牆。

成為了一個極佳的觀景平台。柏林地下世界協會（Berliner Unterwelten e.V.）重新開放了部分被拆毀的高射炮塔的地下部分，並在夏季提供導覽遊。入冬時，約有 250 隻屬於六個不同物種的蝙蝠棲息於此，使該碉堡

成為柏林第三大蝙蝠冬季棲息地。

在 Humboldthain 的休閒活動包含**攀岩、慢跑、游泳**不等，碉堡的其中有幾面牆由德國阿爾卑斯協會（DAV）柏林分會用於高難度的競技攀岩（圖三）。不過，別擔心，還有小徑供步行者和慢跑者上山。公園邊緣的 Wiesenstraße 上有 Humboldthain 露天游泳池，設有跳板、滑水道和兒童戲水池，讓所有年齡段的游泳者都能享受樂趣。」

由此可見，在戰後由毀壞的碉堡轉變為綠意盎然的公園，並因其多元的休閒設施成為柏林市民的熱門去處。同時，這裡也為蝙蝠提供了重要的冬季棲息地。柏林地下世界（The Berlin Underworlds）為非營利組織，利用許多戰後遺跡如碉堡、地下隧道等等，以導覽的方式讓大眾認識關於戰爭的過往。

漢堡 Feldstraße Bunker (Flakturm IV) 當碉堡搖身一變夜店與綠意飯店

前段有提到主砲台 L 在戰後被拆除，現址 Feldstraße Bunker (Flakturm IV) 為主砲台 G 在經過改造成為夜店，在 2019 年，由 NH 酒店集團，西班牙連鎖飯店集團（買下...？併購？不確定）將其改造為有屋頂花園的飯店（圖四），目前已開幕，重建後的高度將增加至 58 公尺，並增加至十三層。

摘自 Hamburg Invest：

歷史與綠意交織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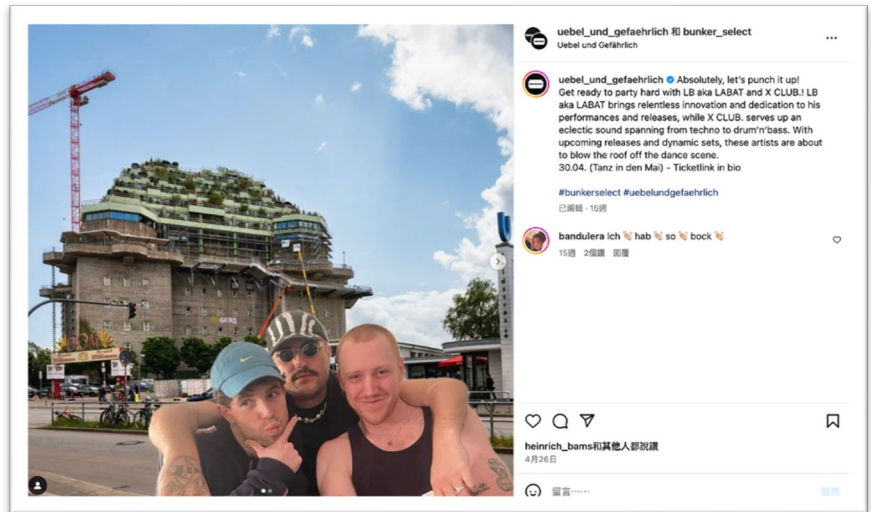


圖四：改建後的飯店。

Westheuser 表示：「我們希望通過在其中一座老高射炮塔上的投影等方式，讓年輕一代體驗歷史。」為此，酒店與 Hildegarden 協會密切合作。此外，還將舉辦關於可持續性的活動。屋頂花園上的約 4,700 株植物和樹木將把碉堡轉變為一個綠色地標（圖五），並改善那裡的城市氣候。儘管綠意尚在發展中，但這是自然的，Westheuser 解釋說：「植物完全發展需要大約四年的時間，但我們的綠色亮點每年都變得更加繁茂。」Klaus Hildebrandt 園藝與景觀公司負責為碉堡進行綠化工作。

同時，就在這間高射砲台的內部自 1995 年已有音樂活動的蹤跡，曾發生過意外因此間斷地歇業。自 2006 年以來以 Uebel & Gefährlich 的名義成立，在 2011、2015 年和 2019 年獲得了「漢堡年度夜店獎」（Hamburger clubaward）。

圖五：屋頂花園的植栽將碉堡變成綠色地標。（圖片來源：IG: uebel_und_gefaehrlich）



此空間可容納約 1000 名客人，當時遇到 2021 年屋頂的建築工程，屋頂的露台不得不關閉。音樂類型廣泛：從 Techno 音樂到二十年代的爵士樂，樂團表演不等。

關於納粹巨塔的記憶與遺忘之間

一個地方的記憶是否可以被重新塑造和重新定義？任何一種記錄形式，包含物體和建築本身都可以喚起我們的記憶（Urry, 1995）。換言之，建築作為一種記錄載體，成為記憶的具體表現。Beck 在《Concrete Ambivalence: Inside the Bunker Complex》中提出了「反思性懷舊」這一術語。而這便指出，由於碉堡作為現代廢墟的矛盾狀態，反思性懷舊關注的是「記憶的不完美過程」；它並不是追溯過去的意思，而是理解無法挽回的過去（Beck, 2011）。

根據 Beck，

碉堡本身俱有破壞性的反常性，無法分類以及功能和意義的穩定性。在可見與不可見、

建築與工程廢墟與瓦礫、暴力與慣性、壯觀的象徵性與茫然無聲之間搖擺，地堡是現代性的廢墟，無法被消除。

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納粹建築的高射砲台記憶提醒過去的傷痛無法被輕易抹去，卻同時提供了一個契機去反思和重新詮釋歷史。另外，Hernández（2015）指出，當今許多藝術家被廢棄的地方如碉堡所吸引，是碉堡與歷史的價值及其象徵，被認為展示了對歷史脆弱面的尊重。而如同以上兩個個案，透過改變其功能和意義，碉堡可以被重新塑造，從一個代表壓迫的象徵，轉變為促進集體記憶轉型和和解的空間。

因此，將碉堡的空間重新利用並非關乎重新思考歷史或喚起極權政權的創傷，相反地，藉由理解歷史的缺陷，並理解其不可挽回性。

所以，我們如何與過去和解？從納粹德國回望台灣

「納粹建築的遺跡使我們面臨一個道德上的辯論：是保留還是摧毀這些戰爭的物質見證，這些見證構成了集體記憶的一部分」（Hernández, 2015）。

台灣曾經也面臨一場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集體式的創傷影響了幾代人的記憶和身份認

同。而該如何直視過往，生長在這塊地的人都知道，「如何處理歷史」是我們的課題。拜訪高射砲台的季節是冬季，顯得格外淒涼冷冽。這些猛獸曾經是納粹最驕傲的德國製造，想清清不掉，它們離不開，永遠提醒著二戰歷史，是永遠地在那站哨。那該如何讓它有意義？或許親自理解與走訪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 and 反思過去，進而找到與歷史和解的方式。期待在歷史的殘垣中尋找新的意義，並為未來鋪平一條理解與共融的道路。

資料來源

Beck, J (2011). Concrete Ambivalence: Inside the Bunker Complex.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7(1), 79–102. doi: 10.2752/175174311x12861940861789

Hernández, M (2015). Can Contemporary Art change the future of conflicting heritage? The case of Nazism architecture

Urry, J. (1995).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3(1_suppl), 45–65. doi: 10.1111/j.1467–954x.1995.tb03424.x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